張文襄公古文

張文襄公全集古文目錄起卷二百十二訖卷二百十三

廣濟耆舊詩鈔序
傳魯堂詩集序
勸學篇序
正學報序例
八旗文經序
創建尊經書院記
新城孟子廟碑記
范母余太宜人七十壽序
貴陽府知劉君墓碑
滄州王君侶樵墓誌銘

古文目錄終

文集　古文一

殿試對策

臣對臣聞制科之設昉於西漢本以求能直言極諫之人而天子臨軒稱制問之使盡其所欲言故漢董仲舒唐劉蕡後周王朴宋蘇軾陳亮類能指陳當代利害侃諤不撓誠以此科非以校多士之詞章將以聞朝廷之闕失欽惟

皇帝陛下以聖哲之資荷艱大之業撥文奮武四海望治猥以典學求賢崇儉察吏之要下采芻蕘伏讀詔書罷去對策格式忌諱俾得剴切敷陳是則

二百餘年相沿之舊章在今日爲破格求言之盛舉聞之孟子不以堯舜之道事君爲不敬若逆億言之無益而遂塗飾敷衍苟以鰓一命之榮不敬孰大於是用敢披肝膽冒斧質爲　陛下一言伏讀制策有曰二帝三王之心法不外一中因旁搜經典以相發明臣謹案春秋繁露曰合天者帝通德者王書之欽易乾坤之誠敬春秋傳之大居正皆與執中通大學始終一敬中庸樞紐一誠朱熹語也眞德秀大學衍義四十三卷斷自齊家而止意謂治平之基已具邱濬補之爲百六十卷而後經世大法犁然可觀夫明體而達用化民而成俗此

帝王之學所以與小儒異而不僅訓故詞章之爲也然謂語精微而遺實事聖賢之道當不其然臣愚以爲陛下沖齡毓德固不必原心於杪忽校理於分寸所亟者莫如察敬肆辨邪正敬肆察則理欲自判邪正辨則君子小人自分勿以順逆爲喜怒勿以喜怒爲從違卽異日親裁大政擴而充之豈能外此其審端致力之方則備具於董仲舒之對匡衡之疏程頤胡安國之進講朱熹之封事而深切居要則程頤多親賢士大夫一語盡之矣制策又以得賢才所以治天下而綜論資格科目之得失臣謂今日人材之乏資格太拘科目太隘致

之也案選部之名始於漢季吏部之名始於魏量能授職古意未湮循資格出而差次注銓權歸胥吏計闕例俱免羈候無與本圖此正前代之失可爲殷鑒昔漢有德行高妙等四科宋有賢良方正等六科司馬光請立行誼純固等十科果能盡如所言何慮才不備若恐矯偽者之糅雜其間此 陛下愼重名器之深心而臣竊以爲過計何則任人者治任法者亂昔康熙乾隆開嘗舉鴻博矣推其舉主大半知交然未聞有空疎不學亦與其選者蓋公然薦舉尚畏人言暗中摸索轉得藉口龐統曰拔十得五猶獲其半夫得半已不少矣奈何

爲此十不獲一之術哉今卽未能盡易前轍意者蘇轍兼用科目選舉之法或亦可采取歟如此而猶慮取之或遺則所司奉行不力之過此年　陛下亦嘗詔中外舉將才矣然而應者寥寥山林隱逸則絕無聞焉豈九州之內遂無才已乎古者蔽賢有戮不舉孝廉者有罪誠使多其途優其用嚴其限重其不舉之罰期年之內而人才不奮迅鱗集於京師臣不信也且夫賢才之所求於上者誠欲行其言也非但欲得仕宦而已也　陛下欲綜覈名實則何不試其言之效不效以爲用不用之權衡哉今世士大夫習爲柔懦謹畏但有拘守繩尺

之過斷無軼乎範圍之憂臣以爲當救其所偏不當導
其所勝　世宗憲皇帝時所用李衛田文鏡輩雖不免
駁雜而皆立功名誠以文法之中必不足以得非常之
士如必棄狂狷而取鄉愿治平且不可況多事乎臣見
其害未覩其利制策又以今日習尚侈靡思以儉德救
徼俗臣於是歎　陛下之知本爲不可及也今天下大
患在於貧吏貧則黷民貧則爲盜軍貧則無以戰而其
原自不儉始共德之訓垂範往古今民間輿服之飾冠
昏喪祭之儀但視物力之豐嗇不問制度之等差卑
不章良賤無別匪直害財抑且傷禮官吏汰侈爲禍更

列大吏之廚傳供張車乘傔從取給州縣州縣之自奉奉人又將於誰取之嘗考　聖祖仁皇帝時削平三藩諸寇數道出師攻戰累年租入曾不及半問其度支所出惟以撙節爲先務然則其效略可覩矣　陛下何不躬爲倡導申明舊章以揃此積習耶且俗尚節儉其利有三申古者翦金之禁服飾不耗日用自饒利一也隆殺有等昏喪易舉利二也纂組微則布帛盛他物稱是農人獲利利三也夫培本根厚風俗之道不可不察也制策又以蠹吏厲民思所以整齊磨厲之道臣惟州縣表率在於府道故漢傳循吏不及令長今天下州縣以

二千計然縣之隸於府者一二至十餘而止府之隸於道者一二至五六而止勢簡而理約節節相制不難理也近來知府貧乏仰食州縣陋規固已關其口而奪之氣矣道與府同而其勢又不能與兩司爭所以督察之任有名無實謂由儒術者迂而弛事是已然未可爲儒術咎也夫所謂儒者宗法聖賢博通今古以之爲吏誰曰不宜今世士人殫精畢世但攻時文一旦釋褐從政律令且不曉何論致治戡亂之略哉至於捐納雜流究其貽患甚於加賦其害人人能言而其弊未可以卒革者不過曰軍饟所出耳臣竊以爲民窮財盡來者益稀

徒受齊爵之名並無富國之實今北方諸省之饟出於地丁江皖等省之饟出於釐金洋稅協濟畝捐湖廣等省之饟出於地丁鹽釐局賞恃此以爲生計假使今日督撫將帥果能於江之南北淮之東西關中榛莽之墟蘇松汙萊之場大河涸出之道興屯足食耕戰兼資加以清正供之中飽興可開之釐稅裁無用之額兵行之三年富彊可致亦何至沾沾於苟且補苴之術耶今欲懲貪墨養循良唯當責之大吏大吏知大體則必不以簿書期會爲才大吏厲風操則武健掊克者必竄逐而無所容雖然欲禁其貪而不先有以養其廉恐亦終類

於救火揚沸之爲耳夫殺一賊不如使民少增一賊之爲功多也求一良將不如選一良吏之爲力易也二者固宜深思而審計也伏望　陛下本至誠之德奮獨斷之明破除常格集思廣聽以成中興之業僂僂愚忠不勝大願臣非不知一介愚賤妄陳天下大計足以自干罪戾特自維束髮讀書稍知大義敢承清問效其狂瞽之說其未及者不敢著於篇　陛下曲赦之而財擇焉天下幸甚臣末學新進罔識忌諱干冒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三不殆論

器無安危視乎人之所措國無安危視乎人之所爲昔晉平公嘗自謂其國有三不殆矣一險二多馬三鄰國多難之三者皆覘國之與用兵之機而英雄所藉以爲霸王之資者也故唐虞距河爲都漢據關中制天下秦非子爲僑衞文輩皆以畜牧致彊大而古文尙書特著兼弱攻昧之訓然謂此爲國之形勢利便可也謂此爲立國之本可以恃而無恐則非也旨哉女叔齊之言乎折其氣匡其失導之以歆神人修政德其說備矣則且推而論之厷由之道陰平之嶺易京之雄天塹之限白檀平岡塹山堙谷數百里之遠非無險也元狩出塞官

私馬之多開元天寶監坊之盛大宛渥洼之產祁連蓄息之歌淝水投鞭斷流之眾馬非不多也越爲吳迫稻蟹不遺種趙困長平齊不救漢魏相持而吳議其後非無鄰國之難也然皆不旋踵而憂患隨之何哉禍伏於所恃而立國貴圖其本也老子曰知止不殆孫子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若平公所謂不殆其亦有合於此否乎雖然女叔齊之言善矣而未盡也晉世長中原至平公稍弱今因楚求諸侯而爲此語是猶有自彊之志奈何不勸以任賢講武尊王攘夷以張表裏河山之勢而終聽命於楚耶君子於是爲晉平公惜

惠陵升祔第一議 代

謹案古今通義天子七廟三昭三穆祖功而宗德蓋昭穆之廟以親祭者也以六為限自太祖以下復有百世不毀之廟此以功德祭者也不在七廟之數有常數者親盡則遷所以示親親之殺無定數者別自立廟不與親廟相紊所以彰崇德報功之典此蓋仁人孝子之用心一制其常一通其變既有以遂報本追遠之精誠即為國家卜世縣長之豫計聖人制禮兩義炳然經傳可據史册可徵者也今　穆宗毅皇帝禮當升祔而　太廟九室為數已盈自宜籌議周詳以期盡善竊謂禮不

本諸經則不典事勢不宜於今則不行制度不爲萬世久遠計則苟簡而非詳愼考百世不祧之廟名曰世室周以后稷爲始祖益以昭穆已足七廟而文武有大功德故特建文武兩世室而不祧魯以周公爲始祖而伯禽受封開國故亦建魯公世室而不祧春秋公羊傳曰世室者世世不毀也古今數千年來禮制明備損益盡善無過姬周商之三宗已開其始漢唐宋明咸師其意特以一代應居不祧者或止一二帝或不祧者雖多而廟室寬廣儘數可容故仍合祭於同堂異室中而不更立世室名目究屬簡略未極精詳恭讀　文宗顯皇帝

聖訓有云禮經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宋儒朱子謂百世不祧之廟如周之文武世室商之成湯三宗不在數中則天子七廟特禮之常制非合不祧之室而言仰見聖人議禮契合古經今日以親廟而論則由 穆宗上溯 世宗已滿三昭三穆之數伏思 太祖 世祖 聖祖既稱祖廟無待更議 太宗纘緒開疆比隆周之文武允宜肇稱殷禮特建世室以示尊崇將來列宗諸廟其昭穆親盡而功德不祧者以次祔於世室漢儒所謂宗無定數有功德則宗之正與此義相脗合中殿 列聖神位以次遞遷而上 穆宗依禮祔於第

九室如此則見在廟室之數與升祔之典兩無妨礙至營建之地先儒謂文武世室在太祖廟之旁昭穆廟之上擬於中殿左側徹去牆垣展拓地基更建九楹規制陳設一如中殿如內垣外隙地較狹即更道以外之繚垣無妨外拓蓋廟制地形原無必須見方之說其地雖偏於東北而禮經相承即是如此自不以此為嫌如必謂徹牆拓地較為勞費則擬於後殿之後別建後殿以奉　肇　興　景　顯四祖將後殿一切規制改同中殿以作世室或謂世室別廟似近於祧不知祧廟與世室其名固殊實亦迥異其廟制則龕位陳設與正廟詳

略倣殊其禮節則祧廟有祫祭而不與時享今時享仍舊且一切規制與昭穆廟皆同豈致相混或謂　列聖妥侑已久未便遷移是大不然周易萃升皆爲祭祀之卦萃卦之後受之以升萃以象合祭於一廟升以象遞遷而益上自古聖制禮建立廟制以來三代迄明無不隨時遞遷常經通義曷嘗以移動爲嫌或謂　太宗既祀於世室則　世祖　聖祖以下皆須遞遷而上疑與左昭右穆之制不符是又不然考昭穆有一定左右之說經典本無明文後儒注家其說不一惟宋陸佃之說最爲明晰詳具宋書禮志蓋昭穆以廟制南向北向得

名因而爲世次奇偶之別稱以次迭進本無定居如云昭穆之位一成不易則當易世祔廟之際昭祔於昭昭祧而穆不動穆祔於穆穆祧而昭不動豈不有子居父上祖在曾先如祧自依世次遠近而廟自依昭穆爲左右則古來承統者倫序無定或屢代俱昭屢代俱穆必致有一昭五穆四昭二穆之時多少參差成何禮制禮記祭法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其制壇右墠左若拘定昭穆左右不可移易則六世之外其屬於昭者將越壇而居墠乎故其說勢有難拘即使拘守其亦僅可爲古制都宮異廟者言之與後世同堂異室之制全無干涉考

唐之十一室實祀十一帝宋之十二室實祀十二帝既無虛位亦無躋逆唐宋之君其非父子繼統者頗多若非左右遞遷必致閒斷空闕上下參差則十一帝之主豈十一室所能容哉推之他代無不皆然千餘年來視爲常禮何獨於今日而致疑乎恭考郊壇配位 太祖居左 太宗居右以下一左一右以次序列而 太廟龕位則 太祖居中 太宗居左 世祖居右以下一左一右亦以次序列是郊廟所居各殊左右並非一轍可見昭穆之世次有定左右之迭居無常然則昭穆以次遞遷而上前史可證國典可遵更無疑義或謂世室

在後何以　太祖廟在前此又不必過泥者也　三祖所以常爲昭穆羣廟之統世室　列宗所以別彰功德常宗之義各自爲殿各全其尊尙爲變而不失其正昔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正爲各伸尊崇兩不相厭權宜之道倘有所防自兹以後其不祧者固祔於世室如有親盡當遷者祀於世室之夾室以仿古文武夾室之義庶幾億萬斯年廟寢裕如祀典有常無煩更議此固創制之盛典而實永祚之休徵也至於此外羣議紛如如欲別建一殿以祀　穆宗則新作之主而不祔　祖廟與升祔名義顯有乖違如

欲祀於後殿則以最近之親廟推而最遠既有所不安且與　四祖同殿尤有所不宜如欲於中殿兩端各增一室則僅衕目前未計久遠國家洪祚悠長以後又須更爲籌議祀爲國之大事所當一勞永逸永定隆規豈宜隨時補苴動煩顧慮考之前代唐宣宗之時武宗祔廟宋理宗之時哲宗祔廟曾有增置兩室一室之事此皆衰世陋風恐非熙朝之盛舉莫若遠據經義近稟聖謨特建世室俾升祔得以成禮則報功崇德之典親親之義並伸而無所屈庶幾一時臣子之心安而億萬年之廟制永無窒礙昭代典禮媲美周京洪基永延福祿

無窮矣謹議

惠陵升祔第二議代

謹案禮必法古而事貴因時　穆宗毅皇帝禮當升祔

而　太廟九室爲數已盈自宜悉心籌議以期盡善

列祖　列宗功德隆盛歷經奉有明旨百世不祧今日

惟有無改前規別思變侑考古者廟制外爲都宮中分

九廟自漢唐至今皆爲同堂異室之制然古制前廟後

寢本朝廟制中殿以奉神牌前殿以爲時享祫祭行禮

之地是前殿即古之廟中殿即古之寢蓋祔之爲義以

祔食爲主既是前殿同享即異廟不可行竊擬於中殿

之東別建一殿制亦九楹與中殿無異恭奉　穆宗將來億萬斯年以次升祔此殿至於時享祫祭仍依舊制祀於殿前是則寢雖別建可援儀禮父子異宮之文祭則一堂不失春秋侑食太祖之意於古有據於今易行庶幾舊日之鐘虡依然而四時之馨香不隔制雖變而非創工雖興而不擾尊　祖敬　宗之意並申而無歉矣抑臣更有請者我朝洪祚延長萬年勿替今須別建九楹將來終須另爲籌議竊考之春秋禮記周以后稷爲始祖而文武開基誼不當祧別建世室公羊傳曰世室者世世不毀也商之成湯三宗亦別建不毀之廟先

儒謂與世室同意古今來享國最久無過商周盛舉深心實可取法蓋昭穆六廟必須足數而功德至盛又不當祧故制爲此禮所以爲卜世綿長之計朱子於祔廟議亦請以宋太祖太宗仁宗建爲世室本朝　太宗世祖　聖祖與周之文武無異如能一準古禮特建世室以次祔祭以後凡有定論不祧者恭奉其中則億萬年之廟制永無窒閡是否有當恭候聖裁

張文襄公全集卷一百十二終　新城王樹枏校

文集古文二

江漢炳靈集序

左太沖蜀都賦曰江漢炳靈世載其英所謂漢者謂發源今鞏昌府秦州會白水過葭萌至巴縣入江之嘉陵水世所稱西漢水者也案禹貢惟有一漢以大別入江之水當之自漢書地理志始有東漢水西漢水之目然於隴西西縣下云禹貢嶓冢山西漢水所出於氐道下云禹貢養水所出至武都爲漢以見荊州之漢定名於經梁州之漢後世所號故一冠西字一直用漢名賓主

秩然班意可見說文漾字漢字下皆指荆州之川為說不及嘉陵之水惟氐道誤作獂道字形小舛不掩本義自時厥後東西糾紛闞駰常璩誤混為一桑欽酈元移甲就乙竟指漾為西漢之源其失愈甚至魏書地形志隋志通典謂嶓冢有二其劣乃僻山海經所謂鮒嵎山水經注所謂東狼谷華陽國志所謂漾山即禹貢之漢所出之嶓冢無疑班志以嶓冢專屬西漢之源是其一疏耳嘉陵水所以得西漢名者實緣漾水枝流西南潛出至梓潼漢壽而與之合故亦冒漢名郭璞爾雅音義及鄭君之說可据也若毛詩周禮春秋左氏傳所稱漢

水皆在荆域無關梁境然萌大冲此語宜施之楚不宜
施之蜀也今湖北境爲兩大川所注故其氣勢雄博土
田膏衍人物稱盛同治六年之洞承命視學此邦當是
時東南大定上游休息於是曩日兵衝四戰之區咸得
樂其生而修其文絃誦彬雅幾復舊觀顧惟譾陋兢兢
奉法思與學校之士講明本原篤實之學其才氣恢張
者則因而獎掖之不敢以斷斷繩尺撓沮其志氣歲科
兩試既畢乃擇其文藝尤雅馴者雕本以示士人命曰
江漢炳靈集四書義取士功令所先爲第一集乾隆以
來試塲定制皆有試律爲第二集每按一府先試古學
爲第三集拔其尤異召來省會課以通經學古爲第四

集下東之始例有觀風卷軸競投甄其翹傑爲第五集時文必以闡發義理華實具備者爲尚詩古文辭必以有法度不徇俗爲工無陳無剽殆斐然焉明艾南英文集自敘自謂爲諸生最久極道其時科條之瑣祖宗之酷督刻之促寒暑之困跼坐次之狹阨風雨之侵擾恆苦於不得盡其長故應試之文嘗有可以邀賞拔而不可以適靜觀者矣然則應試之求工其文其難可知知其難而其可貴抑又可知也同治九年十月既望翰林院編修提督湖北學政張之洞敘

桂氏說文義證敘

治經貴通大義然求通義理必自音訓始欲通音訓必

自說文始國朝經師類皆覃精小學其校釋辨證說文之書最顯者十餘家而以段注本為甲習聞諸老師言段書外惟曲阜桂氏義證為可與抗顏行者其書嘗為靈石楊氏連雲簃校刻刻後未大印行其家書版皆入質庫以故世尠傳本之洞奉使來湖北始從布政使前輩香山何君許得見之會江湖南北各行省奉詔開局雕印經典時武昌書局已刻經史數種議刻段氏說文解字注之洞語何君曰段本固善然聞元版未糟又其完書收入學海堂經解中是不必雜復也宜刻莫如桂氏書何君謂然乃以此本付書局翻刻而使之洞為之敘竊謂段氏之書聲義兼明而尤邃于聲桂氏之書聲

亦竝及而尤博于義段氏鉤索比傳自以爲能冥合許
君之恉勇于自信欲以自成一家之言故破字刱義爲
多桂氏敷佐許說發揮旁通令學者引申貫注自得其
義之所歸故段書約而猝難通闢桂書繁而尋省易了
夫語其得于心則段勝矣語其便于人則段或未之先
也其專臚古籍不下己意則以意在博證求通展轉孳
乳觸長無方非若談理辨物可以折衷一義亦如王氏
廣雅疏證阮氏經籍纂詁之類非可以己意爲獨斷者
也桂氏之言曰近日學者風尚六書動成習氣偶涉名
物自負倉雅略講點畫妄議斯冰叩以經典大義茫乎
未之聞也此尤爲近今小學家所不能言洵足以箴肓

起廢者矣獨其篇尾除去新坿蒐補遺文百二十二字或頗未盡審諦如豕亙見具本書此更于示部二部增入敝字既收又部又收叔部乃玉篇之疏此遂因之各出其佗籀古或體止宜坿綴篇韵汗簡所引點畫偶差槩謂逸脫病在求益而近人苗夔鄭珍所援獲轉多溢出于此然其別劉于錙析諒爲亮不至使纂弄闕姓葛侯更名以袪煩惑斯其大尒此書元刻闕第四十卷第四十三紙領書局永康胡君求得日照丁秀才晏善所臧寫本有此一葉乃補入之爲完書丁秀才後記有云此就未校槀本言之故不爲無弊云云似此書校刻時爲許薛汪田諸君應時改定者多矣顧其坿說未兩條

自述作書本末命名之恉是首尾固已完具郎中閒徵引偶有踳譌或待補正固非未成之書也噫嘻段桂兩書興矣萃矣許學備矣特其卷幅並皆繁重初學者恆苦其難而貧士每病其費莫若取大興朱氏仿汲古閣大字本重雕其文簡其工省俾求進于此者得之以爲津梁而更從事于段桂兩家之書以窮其堂奧小學之興庶有冀乎或謂毛斧季取宋本拓大其字不守古式不可用予謂讀書貴得古人意而已毛之專輒改易校還其舊可也若夫版本尺寸云尒而亦必斤斤然一蹟一步之不失哉同治九年七月既望提督湖北學政翰院編修張之洞敘

輶軒語序

律令學政按試畢集諸生於堂行賞罰申以董戒名曰發落使者行部之處凡士習得失文學利病不惜竭知詳說然漏刻有限不能盡言且子衿如林到者不能共聞聞者不能悉記故舉當爲諸生言者條分約說筆之於書以代喉舌分爲三篇上篇語行中篇語學下篇語文其間頗甚淺近間及精深緣質學非一深者爲高材生勸勉淺者爲學僮告戒要皆審切時勢分析條理明白易行不爲大言空論稱心而談一無勦說使者嘗謂蜀中士人聰明解悟嚮善好勝不膠已見易於鼓動遠

勝他省所望不以此言視爲規瑱引伸觸長異日成就必有可觀使者自惟資學不逮中人益之荒落豈謂一人之知綜括無闕特在官言官誼無多讓云爾光緒元年月日提督四川學政侍讀銜翰林院編修南皮張之洞書原注本名發落語或病其質因取揚子雲書輶軒使者絕代語釋之義謂與蜀使者有合命曰輶軒語

廣濟耆舊詩鈔序

莊舄越人也仕於楚爵至執珪聽其吟則越吟也夫一吟猶不忘故鄉況於其鄉之人物文章哉漢人陳留耆舊傳汝南先賢傳之屬但紀事實自宋以來乃有裒輯

鄉先生詩文者要其綱羅篇籍章嚁幽潛不惟考文獻
者有所藉抑亦盛德事也會稽章實齋作文史通義謂
宜各州縣專設一曹蒐訪其地掌故文章以備撰方志
之用然今日簿書繁冗俗吏視此爲不急不如當處人
士尋求而編錄之之爲便矣夏午庭徵士蒐輯廣濟耆
舊詩十二卷起明嘉靖迄於咸豐之季人各繫小傳用
中州集例也諸家未必皆知名而皆斐然可觀乾隆以
後稍弱然以見一時風氣不得廢也余深疾近今人稍
識聲律對偶便自刻集以之饋人人亦棄置庋閣埋沒
塵坌無復覽者及問以鄉賢故事輒茫然不知所對夏

君好學工文辭不自刻其詩而汲汲以鄉邑文獻爲意可謂賢矣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夏君眞深於詩者哉光緒二年十月南皮張之洞書

傳魯堂詩集序

羅田周翰林伯晉當余提學湖北時始爲縣學生其時年甚少而文甚高閱二十年余來鎭湖廣則伯晉已通籍奉使命學業已成名聞天下今年得見其刊本駢體文一卷寫本詩一卷其詩宏雅雄駿岸然升乾嘉諸作者之堂其述事覽古之篇詞采奇偉而事理秩然可尋刻畫山水草木之作百態畢盡而俊氣不爲之遏抑若

夫才調鋒發而天性篤厚哀樂純至足以感人是則以前作者所難兼尤其可貴者也近今二十年江漢人才爲盛博學雅材余識其大半殆罕有能先於伯晉者矣卷中陶然亭見懷詩有句云儒家術本異申韓諒哉言乎伯晉可謂知我者也嘗謂聖人之道囊括萬理神化無方大賢時一幾及之儒家得其繩墨而已故漢藝文志儒止居九流之一不能該道之名而盡有之猶之釋氏之學有佛傳有菩薩傳有祖師傳祖師定非佛也余性魯鈍不足以窺聖人之大道學術惟與儒近儒之爲道也平實而細於勢懇至而後於機用中而無獨至係

理明而不省事志遠而不爲身謀博愛而不傷守正而無權必其並世得位有數千百儒者與之共修一道其道乃明共舉一事其功乃成否則可以爲博士而不可使長一城余嘗官爲政一以儒術施之以故困其躬亡其精而功效蓋寡其學卒如上壁之難行余自知其短不能改變求益乃伯晉以一語得之不自覺其獨笑而莫逆也余又亟賞其老牛歎一篇蓋余平生於禽畜中獨甚愛牛無異支遁之於馬也牛德有五負重致遠一天性仁厚二馴擾不鷙戾安靜不縱逸無防檢之勞三食宿不擇銜轡不飾四日在草萊泥淖犁兒鞭箠之中

而夷然不厭無所退避五此五德大有類乎君子之行者余愛之伯晉憫之何其好惡之與余同乎二詩適與余意會故爲標舉而演說之至其駢文沈博絕麗而事理之清明性情之過人一與詩同余讀古今人文章大率辭不沒理者必有幹事之才文不掩性者與爲友緩急可恃余之得爲知言與否當俟十年後驗之矣光緒十八年五月南皮張之洞

勸學篇序

昔楚莊王之霸也以民生在勤箴其民以日討軍實儆其軍以禍至無日訓其國人夫楚當春秋魯文宣之際

士方鬬兵方強國勢方張齊晉秦宋無敢抗顏行誰能禍楚者何爲而急迫震懼如是之皇皇耶君子曰不知其禍則辱至矣知其禍則福至矣今日之世變豈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漢以至元明所未有也語其禍則共工之狂辛有之痛不足喻也廟堂旰食乾惕震厲方將改弦以調琴瑟異等以儲將相學堂建特科設海內志士發憤搤捥於是圖救時者言新學慮害道者守舊學莫衷於一舊者因噎而食廢新者歧多而羊亡舊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則無應敵制變之術不知本則有非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則舊者愈病新新者愈厭舊

交相爲瘉而恢詭傾危亂名改作之流遂雜出其說以蕩眾心學者搖搖中無所主邪說暴行橫流天下敵既至無與戰敵未至無與安吾恐中國之禍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內矣竊惟古來世運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裏在學不佞承乏兩湖與有教士化民之責夙夜兢兢思有所以裨助之者乃規時勢綜本末著論二十四篇以告兩湖之士海內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內篇務本以正人心外篇務通以開風氣內篇九曰同心明保國保教保種爲一義手足利則頭目康血氣盛則心志剛賢才眾多國勢自昌也曰教忠陳述

本朝德澤深厚使薄海臣民咸懷忠良以保國也曰明綱三綱爲中國神聖相傳之至教禮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以保教也曰知類閔神明之胄裔無淪胥以亡以保種也曰宗經周秦諸子瑜不掩瑕取節則可破道勿聽必折衷於聖也曰正權辨上下定民志斥民權之亂政也曰循序先入者爲主講西學必先通中學乃不忘其祖也曰守約喜新者甘好古者苦欲存中學宜治要而約取也曰去毒洋藥滌染我民斯活絕之使無萌櫱也外篇十五曰益智昧者來攻迷者有凶也曰遊學明時勢長志氣擴見聞增才智非遊歷外國不爲功也曰

設學廣立學堂儲爲時用爲習帖括者擊蒙也曰學制西國之强强以學校師有定程弟有適從授方任能皆出其中我宜擇善而從也曰廣譯從西師之益有限譯西書之益無方也曰閱報眉睫難見苦藥難嘗知內弊而速去知外患而豫防也曰變法專已襲常不能自存也曰變科舉所習所用事必相因也曰農工商學保民在養養民在教教農工商利乃可興也曰兵學教士卒不如教將領教兵易練教將難成也曰鑛學興地利也曰鐵路通血氣也曰會通知西學之精意通於中學以曉固蔽也曰非弭兵惡教逸欲而自斃也曰非攻教惡

暹小忿而敗大計也二十四篇之義括之以五知一知恥恥不如日本恥不如土耳其恥不如暹羅恥不如古巴二知懼懼爲印度懼爲越南緬甸朝鮮懼爲埃及懼爲波蘭三知變不變其習不能變法不變其法不能變器四知要中學考古非要致用爲要西學亦有別西藝非要西政爲要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國見異俗不忘親多智巧不忘聖凡此所說竊嘗考諸中庸而有合焉魯弱國也哀公問政而孔子告之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終之曰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茲內篇所言皆求仁之事也外篇所言皆求智求

勇之事也夫中庸之書豈特原心秒忽校理分寸而已哉孔子以魯秉禮而積弱齊邾吳越皆得以兵侮之故爲此言以破魯國臣民之聾聵起魯國諸儒之廢疾望魯國幡然有爲以復文武之盛然則無學無力無恥則愚且柔有學有力有恥則明且強在魯且然況以七十萬方里之廣四百兆人民之衆者哉吾恐海內士大夫狃於晏安而不知禍之將及也故舉楚事吾又恐甘於暴棄而不復求強也故舉魯事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惟知亡則知強矣光緒二十四年三月南皮張之洞書

正學報序例

江漢之閒南北綰轂二千年來常爲志士才人遊集之所後漢劉表牧荆州集宋忠綦毋闓等撰定五經章句晉咸和中陶侃始開武昌爲軍府侃本傳云武昌號爲多士可考者則殷浩庾翼王愆期梅陶劉安諸人也唐咸通中段成式余知古溫庭筠諸人會於漢上諸人皆閒放不偶以文章爲樂撰爲漢上題襟集本朝咸豐中葉胡文忠公撫湖北幕中多士上者與文忠切磋道義其次者纂述有用之書如一統輿圖通鑑讀史兵略之屬是也綜觀諸君子所値皆天下多事之秋顧其所講

明成就各有不同固其志操所存之異亦由其時事雖有兵亂而其世運之阽危人心之陷溺或尚未至如今日之岌岌者也蒙等被服儒術薄遊江漢同氣相求不期而邂逅公什七邦彥什三相與攬江山之信美慨王室之多艱外患日逼內憂未弭人倫漸斁人類將絕輒爲之掐膺擥涕腐心切齒思惟昌明正學庶有以救之痛迂謬者之誤我國家惡狂恣者之畔我聖道爰取海外諸國之報章我中土賢士大夫之述作凡可資法戒者蒐譯甄錄而傳布之野言碎事概從芟棄取轅固生告公孫弘之語題曰正學報吾聞古之爲國者必定國

是六書之義是者正也無新無舊惟其是而已矣惟其正而已矣所望覽此報者見謂我國家者則與我有同痛見畔我聖道者者則與我有同惡若謂上擬東晉我朝江漢諸賢之忠義經濟其功效則未之敢知以視季漢章句之儒晚唐浮華之士或少有殊異乎其義例條列如左

皇言如綸作新斯民懸膺式蛙其國勃興賈生政事疏宣公翰苑集亦問政之準繩也紀時政例第一邸鈔已見南北各報故此報不必全錄近奉諭旨各報俱准進呈乃為欲周知中外情事政治利弊若重錄邸鈔進呈於義無取與諭旨不合

四國之爲子羽能知三人同行必有我師士農工商兵各有攸宜紀外國報例第二

海水皆立世變日新贍言百里亦有先民蘇子瞻所謂藥雖進於醫手方實成於古人也紀前賢論說例第三

魯女憂葵周嫠恤緯野人獻芹不匿其美工諫輿誦王者不鄙紀時人論說例第四

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同方同術如針赴磁以爵里姓名相示者仿宋元學案同調之例題之簡端此曾子以文會友之遺也紀題名例第五

烏乎正之時義大矣哉周易之義中正者吉不中不正者凶至於正未有不中者或蔽於守舊或眩於喜新皆不得爲中卽皆不得爲正守舊而不知變則爲迷復之凶喜新而不知本則爲大過滅頂之凶春秋之義首在正名左氏傳開宗明義第一語大書曰王周正月明乎以周時冠周月從周者正不從周者非正也穀梁傳曰桓無王文無天定無正明乎不奉正朔與畔王逆天之罪同也孔子以易春秋治天下萬世孟子述之遂以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爲己任然則今日奚正乎曰世有以陋爲古以迂爲賢低聲緩步坐視小雅廢中國微而

一不動心身爲机上之肉口道死公之云者吾將以此義正之鼓之而仍聾瘖之而不畏蠹食其木魚游於鼎南山可移貪私巧黠偷惰之習不可變者吾將以此義正之嗜利詭合偷薄無行祝髮短後甘爲人役者吾將以此義正之逐末忘本舍大問細不知法外國教養富強之實政不能效外國士民尊主愛國之忠悃但以日誦哀皮西黎爲自強之學此所謂學鮮卑語服事貴人者耳捧心失步秖益其醜吾將以此義正之廢棄五經主張民權謂君臣父子爲平等謂人人有自主之權謂孔子爲教王不用國家建元之號紀年創爲化貧富界

之說以誨盜創爲化男女界之說以誨淫創爲化中外界之說以誨叛亂創爲弭兵之說以誨分裂逞韓非李斯焚書坑儒之凶襲張角孫恩王則徐鴻儒諸妖賊之實而妄冀謨罕默忒羅馬教王之非分三光不臨四海不受吾將以此義正之江漢湯湯大義觥觥乾坤不毀正學不亡慨滄海之橫流吾將以中流一壺救狂夫被髮溺死之狂矣

此乃士民各抒所見各據所聞編爲此報不過如𧰼屝聞評儒林通議之比旣與官吏無涉自與公牘不同閱者鑒之

附記

題名

番禺梁鼎芬節庵

麻城吳兆泰星陔

嘉興沈曾植子培

天門周樹模少樸

麻城姚晉圻彥長

元和曹元弼叔彥

長洲王仁俊幹臣

長沙胡元儀子威

侯官陳　衍叔伊

丹徒陳慶年善餘
歙縣紀鉅維悔軒
嘉興朱克柔强甫

八旗文經序

文莫文於姬周考尙書毛詩逸周書春秋內外傳所載其文章之閎偉純雅者大率皆王室同姓及豐鎬舊族兩京世官何其盛也兩漢之世其宗親自河閒東平以及向楨輩文學稱盛而豐沛子弟無聞焉唐之宗室能文者極多而其餘詞人之繫隴西成紀籍者皆取郡望不盡從龍之彥也北宋文鑑趙氏屬籍無一人南宋文

範所錄僅七人金文最所載的係猛安人所作者不過二十餘篇元文類所錄蒙古人之作止三人十餘篇錢竹汀補元史藝文志蒙古幷色目人有文集者共止十人而已明之宗人通才頗多而勳舊能文者蓋寡聖清龍興東土未入關以前已爲四海人民之所歸往北極羅剎西至四衞拉特東抵使鹿使犬南達幽靑吳越鱗集雲從若百谷之趨海本周禮鄉遂爲六軍六卿爲六軍將之遺法凡臣民之可任使者皆編之爲旗統一區夏以後其歸命嚮化者功績優異者又時有賜旗之舉所謂八旗者實已統四方之人才而有之非如金元兩

代其所倚爲腹心干城者止女眞一部蒙古一國已也逮瀋肇基卽已制國書開科目　列聖相承文德大洽於是內廷設蒙養齋倚書房又於國子監以外立宗學覺羅學八旗官學景山學咸安宮學虎闈成均粲然大備然而皇子入學課程於經史文字之外兼肄騎射火器凡八旗應科目者必考其騎射每值宴接外藩校獵塞上則天潢親貴八旗公卿詞臣皆屬櫜鞬以從此成周學制射御列爲六藝之古義惟本朝八旗之學校爲能得之蓋當締造草昧之世誼當用武而綏之以文當累洽重熙之世法當修文而振之以武實兼文王文治

武王武功以化成天下文質相宣可謂彬彬矣雍正間
奉敕纂八旗志詳於事實不及文辭嘉慶間棟鄂尚書
鐵保選錄熙朝雅頌集八旗之詩爛然矣而文尚闕如
宗室祭酒盛昱亮節多聞習於掌故今日之劉中壘朱
鬱儀也乃發其藏書旁加蒐訪得文六百餘篇作者一
百九十七家爲書五十六卷名曰八旗文經漢軍知府
楊鍾義亦淹雅能文實贊助之竝爲作者考三卷序錄
一卷茲集以文爲主凡當官論事之作近於吏牘者具
於史館所纂之皇清奏議概置不錄詩有專集亦不復
采與昭明文選唐文粹宋文鑑元文類義例有別寫本

郵寄武昌屬張之洞審定乃付書局刊印以廣其傳讀此編其開本以文學著者不論有若蔡尚書毓榮西林文端公鄂爾泰舒穆魯文襄公舒赫德章佳文成公阿桂張文敏公百齡章佳文毅公那彥成皆建立武功有大勳勞於國者或祭於大烝或列爵畫象然其文章典則爾雅可與文苑專家方軌齊驅而無愧又如此編所錄之大將軍年羹堯都統勝保雖不以功名終然兩人亦戰功文筆兼長不可沒也此編所未及者以之洞所知近數十年來如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署伊犁將軍錫綸字子猷守孤城抗强敵爲數千里內蒙古喇嘛札

薩克所歸附威行西域暨貴州貴西道口口口巴圖魯

于鍾岳字伯英于襄勤之裔孫穀圖字滄來之曾孫殉難普安知縣崇璟字野漁之子轉

戰黔西屢破苗教各匪蓋自韓果靖公後貴州文員善

戰第一賊幾平而戰沒此兩人皆勇略絕人又能文章

有奇氣此則　祖宗家法兼資文武育才毗治之明表

也方今　天子屢下明詔興學練兵以求自強仿三代

德行道藝合一之恉命各省普設文學堂又命各省均

設武備學堂以講兵學非讀書識字通文義者不得與

固將以經緯天地捏合車書牖啟環瀛同我聲教薄海

士民皆將涵濡鼓舞以固陋闇弱為恥以華而不實為

戒舉漢唐宋元明以來詞章雕篆之習滌洗而恢張之人人皆有尊主庇民之志文附衆武威敵之才以稱國家教育之至意嘗讀易乾之大象曰自强不息其贊曰天下文明是知自强之本惟在文明然則祭酒此編豈特傳八旗之文固可以爲四海九州之文式矣光緒二十八年七月南皮張之洞敘

創建尊經書院記

同治十三年四月興文薛侍郎偕通省薦紳先生十五人投牒於總督學政請建書院以通經學古課蜀士光緒元年春書院成擇諸生百人肄業其中督部盱眙吳

公與薛侍郎使之洞議其章程事屬草創未能畫一有所商略或未施行比之洞將受代始草具其稾商推定議諸生屢以記爲請曰譬若三年矣乃進諸生而語之曰奚以記爲哉諸薦紳之公牒吳公之奏牘緣起備具是卽記矣不勞複出也若夫建置書院之本義與學術教條之大端願得與諸生說之

諸生問曰先生之與臺司諸公及諸鄉先生𠕇爲此舉何意也曰若意謂何或對曰振恤寒士曰噫何見之左也使者教士之官非振貧之官也全蜀學生三萬人院額百人振百人遺三萬何益月費歲止數十金卽益以

膏火未見能起其貧也（如爲振貧則籌鉅款增廣錦江書院膏火數百名足矣）然則何爲曰爲讀書讀書何用曰成人材蜀才之盛舊矣漢之郭（即犍爲文學）爲張馬揚經之宗也宋之二王（當偁）二李（燾心傳）史范史之良也其餘唐之陳李宋之五蘇范虞元之虞明之楊氣節經濟文章之淵藪也方今　聖上敦崇經學祀漢太尉南閣祭酒許君於學宮試卷經策空疏者磨勘有罰使者奉宣德意誠欲諸生紹先哲起蜀學然歲科兩試能進退去取其所已然不能補益其所未至批抹不能詳發落不能盡僅校之非教之也於是乎議立書院分府拔尤各郡皆與視其學大小人多少以

為等延師購書分業程課學成而歸各以倡導其鄉里後進展轉流衍再傳而後全蜀皆通博之士致用之材也語云一人學戰教成十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操約而施博此使者及諸公之本意也說本義第一

諸生問曰先生之本意既得聞矣學者之要如何曰在定志適越而面太行馬愈良者去逾遠裹回於歧路者日行不能十里入院者為學問也非為膏火也掩卷而自考果能解乎逾月而自省學有進乎出接同舍歸而發憤我有以勝於人乎學海堂之三集詁經精舍文鈔之三編皆書院諸生所為也何渠不若彼乎勿以一課

之高下爲喜怒勿蒙昧鈔撮假借僥倖以自欺時不再至師不常得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是可愧也抑可悔也慎無徙以調院高材生之目招人彈射也說定志弟二

諸生問曰志在讀書矣宜讀何書曰在擇術宜擇何術曰無定經史小學輿地推步算術經濟詩古文辭皆學也無所不通者代不數人高材或兼二三專門精求其一性有所近志有所存擇而爲之期於必成非博不通非專不精說擇術弟三或謂宜分經學小學史學輿地經濟推步算學詞章爲五門各延一師弟子各執一業其法良善顧經費太鉅不能辦也姑俟異日算學難得師省城有韓君棠訂

精此可以問業

諸生問曰術聽人擇何爲必通經乎曰有本大學曰物有本末論語曰本立而道生聖賢通天下事理言之謂之本學人因謂之根柢凡學之根柢必在經史讀羣書之根柢在通經讀史之根柢亦在通經或曰史與經何與不知史學要領在三史不通經學小學未有能通三史者也通經之根柢在通小學此萬古不廢之理也不通小學其解經皆燕說也不通經學其讀史不能讀表志也不通經史其詞章之訓詁多不安事實多不審雖富於詞必儉於理不通小學亦未有能盡通文選者也故凡爲士必知經學小學綜此兩端其在篤嗜神悟欲以

此名家箸述者終身由之而不盡若夫約而求之治說文者知六書義例之區分篆隸遞變之次第經傳文字通借之常例古今音韻之異同足以治經矣治經學者知訓詁之本義羣經之要指經師授受之源流儒先傳注異同長短之大端足以折中羣籍矣即此數要先正老師其說已備其書具存（輶軒語書目答問舉之已詳）稍求之深者治說文三年治經學七年通計十年不爲多也求之淺者治說文一年治經三年通計四年益不難也茍有其本以爲一切學術沛然誰能禦之要其終也歸於有用天下人材出於學學不得不先求諸經治經之方不得

不先求諸漢學其勢然其序然也人各有能有不能性各有近有不近如謂强人人爲經生博士而盡廢此外之學術何爲更以史論詩文課之哉說務本弟四

諸生問曰經學小學之書繁而難紀異同蠭起爲之奈何曰有要使者所撰輶軒語書目答問言之矣猶恐其繁更約言之經學必先求諸學海堂經解小學必先求諸段注說文史學必先求諸三史總計一切學術必先求諸四庫提要以此爲主以餘爲輔不由此入必無所得說知要弟五督部吳公初議入院者人給五經一釋文一史記一文選一史記合評一如經費能辦可著爲法更有國語國策兩漢三國說文糤攧字歷代帝王年表簡明目錄皆成都有版價直亦廉諸

生節衣縮食亦須置之

諸生問曰既知要矣如何而後有效曰在定課人立日記一册記每日看書之數某書第幾卷起第幾卷止記其所疑記其所得無疑無得不可強書不貴多貴眞過目不貴猛貴有恆不貴涉獵貴深思不貴議論貴校勘考訂不貴強記貴能解能解方能記不解自不記不貴刱新解貴通舊說不貴更端貴終卷大略書三種說文一提要一其餘或經或史一各看若干葉使者置有提要三部猶恐不能周各擇一類分看可也監院督之山長旬而閱之叩詰而考驗之一課不中程者罰月費二課戒飭三課屏之院外說定課第六

諸生問曰有依課計功而無所得者何也曰不用心之咎也平日嬉娛臨課而搜索枵腹日日課試無益也繙書鈔撮姑以塞責檢之不能得讀之不能句摘之不得其起止鈔考據之書不能辨其孰爲引證語孰爲自下語也鈔記事之書不瞭然此事之原委也如此則鈔之而仍忘引之而不解雖日日鈔書無益也作爲文章以勦襲爲逸以儲材爲勞讀近人淺俗之文則喜古集費神思則厭甘仰屋以課虛不肯學古而乞靈雖日日爲詞章無益也用心之狀古書雖奧必求其通不能通者考之羣書勿病其繁問之同學不以爲恥文章縱苦澀

勿因人縱蹈摹古之譏勿染時俗之習如此而不效未之有也說用心弟七

諸生問曰用心而以爲苦何也曰信之不堅中作而輟古書多簡古訓多迂古事多隱陋則多怪厭則生疑畏難則思遁已不信矣凡民難與慮始而可與樂成爲古學爲高文忌者謗之俗淺者譏之專利祿求捷獲者笑之挾私見者攻之不爲搖奪者尟矣夫使者亦何爲焦心勞力而設爲難行難效有害無益之事以困蜀人哉野人食芹而甘遂欲公之衆人同嗜者試之異趣者聽之必能行古書信師說信使者之不欺雖或猶豫姑降

心抑志勉而行之行之三年果無可好惡去未為晚也使者誠譾陋顧所撰輶軒語書目答問兩編開發初學論卑易行如能篤信而擇用之雖暫無師必有所得矣如并此淺易者百言而百不信雖許鄭在左程朱在右將益駭而苦之矣亦何益哉說篤信弟八

諸生問曰此可以祛不學之病矣近世學者多生門戶之弊奈何曰學術有門徑學人無黨援漢學學也宋學亦學也經濟詞章以下皆學也不必嗜甘而忌辛也輶軒語言之已詳大要讀書宗漢學制行宗宋學漢學豈無所失然宗之則空疏蔑古之弊除矣宋學非無所病然宗之

則可以寡過矣至其所短前人攻之我心知之學人貴通其論事理也貴心安爭之而於已無益排之而究不能勝不如其已也諸生問曰然則何以不課性理曰宋學貴躬行不貴虛談在山長表率之範圍之非所能課也（後所說愼習尊師云云即宋學也）使者於兩家有所慕而無所黨不惟漢宋兩家不偏廢其餘一切學術亦不可廢若入院者抱一而自足是此而非彼誤矣不入院者執一以相攻更大誤矣說息爭弟九（用漢學之師法雖兼采諸儒之說亦漢學也守宋學之準繩雖不談性理亦宋學也漢學師法止於實事求是宋學準繩止於嚴辨義利無深談也）

諸生問曰爭端息矣猶有慮乎曰慮在不尊師無師功

半有師功倍既來主講必有所長虛心請業聽言則記勿訾其疏勿抵其隙勿妄生辨難勿以教督下考而不悅同舍諸生復加切磋學優勿吝考下勿妬勿嬉談廢日勿狎侮經史繁重者一人繙之則畏難而自廢同力檢之則易得疑義難解者獨坐冥思則窒詰難推求談諧趣妙則通此友之益亦師之亞說尊師弟十

諸生問曰學如是足矣曰不然不求進功先求寡過今天下之書院不溺於積習者罕矣人多則哤課無定程則遨師不能用官法則玩嬉遊博簺結黨造言干與訟事詘謗主講品既敗矣學庸有成乎有蹈此者監院以

聞屏懲不宥齋長與有責焉昔者湖學弟子行路皆識令人敬愛不亦美乎說慎習第十一

諸生問曰爲弟子之道敬聞命矣然山長之教法不可知也奈何曰有良師來其道可擬議而豫知也書院非試場月課非考試此教未成者非考已成者非善誘不可初學窮經未知所從憑臆妄說無益不辨純駁任意鈔撮亦無益每課發題經解題必出先儒已有確解定論者使之疏證以覘其悟疏證者比類引書以徵實或舊解兩岐者使之自決以覘其斷先檢元書宣示諸生使其領解然後下筆總須其書爲院內所有者主講既評其卷指其乖合通塞必

爲書一確解張於講堂史論發題論史事勿論一人重考辨不重空論發題取諸正史各志及通鑑紀事本末通典通考之屬 詩賦雜文多令擬古示以元作使之考其義法摹其氣格如是則課一解卽通一經義也課一論卽知一史案也課一詩文卽熟古人一詩文也此非如科目有去取不可令其射覆以窘之也說菩誘弟十二今年使者限諸生將說文依六書分類欲其將說文通閱一過也令其將歸方合評史記以五色筆照臨欲其將史記通閱五過也令其先閱四庫提要經部爲其中或考核著書人之本末或校勘版本或議論他事不專詁經可以開發性靈也此亦誘之而已其法未必盡於此此其意或可采而用之

山長與諸生五日一會於講堂監院呈日記山長摘其

所習之書而問之以驗其有得與否閱日記畢與之講說問難不禁所記不實者罰之前所講授不能覆答者罰之甚者夏楚之假歸視遠近爲限逾限不至者除其名到日候闕再補說程功第十三每月官課後始到者不得領月費

旣徵其惰又惜其力月止二課官課一齋課一課止四題一經解一史論一雜文與賦爲一詩一賦與雜文不並出雜文或駢或散惟宜可減不可增四日繳卷必有餘力乃可讀書若思而不學精力勞憊無益而有害非教士之本意也說惜力第十四

調院之外投考者不禁核其籍貫學册其人之有無及眞僞羼入外省人者責監院投考多空名積習如此收錄須少嚴

宜由山長面試一次以備參檢其文理字蹟也三課不入二百名內者除其名每課膏火百名住院者常居十之七投考者無過十之三若投考過衆佳卷過多亦無過十之五不使奪其膏火以給其用說恤私弟十五凡給月費膏火監院刪其名加山長圖記乃以請於鹽道鹽道亦書其名舉其數揭示於院門外

凡爲山長不可懦也厲導必寬約束必嚴山長主之監院佐之齋長承之各衙門督之敗習者邪說謬論者名雖著錄而不奉課程者有罰輕者罰月費重者夏楚再重者屏逐再重者既逐出監院仍稟提學注劣甚至褫黜院門至戌則鍵閉無名籍者不得容一人入居於院

院設齋長四人以助鈐束稽程課增其月費以學優年長者充之由學院選用無過不更易闕則請命而更補之監院不得私派不得以錢物瑣俗事委齋長有犯教條者監院齋長不以聞輕則記過甚則更易說約束弟

十六

書院所儲之書監院有籍除官發外使者捐置二百餘部一人掌之增其月費凡書必責掌書者題其前額違者罰不如此不能檢不能讀也歲一更不得留不得用本城人爲其居於外也不得借出院掌書須擇曉事者不可濫尤不可吝也若遺失勒限領書者借貨鈔補不能補者罰掌書

者無罪其罰卷多者每函一月月費卷少者每部皆以一函論尤精祕者酌增若罪等書則錮閉不出罰過重則人不敢領失書猶可求書不得讀不可也說書籍第十七局刻書版藏於院者印售時視紙料定價三等刊播宣示　若經費充足凡切要同看之書院中須各置十許部若注疏經解正史通鑑提要說文玉篇廣韻及考据家最著之書周秦諸子大家文集之屬雖費數千金其效甚鉅不足靳也姑俟異日　正史即坊本亦可

諸生問曰不課時文何也曰無庸也世人應試而不好學根柢日薄而四書文日益不振明詔使鄉會場加意經策而下無以應故爲此以養其原以補其不足若四書文大小場用之各郡縣書院課之諸生無不習者今

復課之費也且月增四書文一課時日精力不能勝也諸生曰如此得不與科名相妨乎曰不然根柢深而不工詞章者鮮矣工一切詩古文辭而不能爲舉業者抑又希矣其於時文有相資也無相害也或自爲之可也或應他書院課爲之可也豈禁之哉況乎策論詩賦便考古也課卷用白摺習書法也由選拔以至廷試未有不視古學楷法爲進退者也時文固所習又益之以諸條其爲科名計抑亦周矣說釋疑第十八

凡十八條使者所以爲蜀士計者如此此後有山長與夫大吏學使主持此事者視可用者采之未備者補之若

遠不能得師師或怠於教諸生自爲之莫余禁也法不善雖立不行法雖善久而亦變先王不能得之於後賢况官師乎其行之而堅與不堅效與不效非所敢知之夫蜀之當務不獨學也學之宜修不獨蜀也在府言府在庫言庫使者之職也揖諸生而退遂書問答之語以爲記光緒二年十一月提督四川學政侍讀銜翰林院編修張之洞撰

新城孟子廟碑記

聖清以文治天下敦勸儒學維孟子理大化博有匡道拯世之烈用漢儒趙岐之言尊曰亞聖既以配食於孔

子廟庭更於所居鄒縣立廟歲時禋饗官董其事當是
時直隸之新城高陽皆有孟氏昉於五十五世孫德寬
德玉遷自故明寬居新城玉居高陽宗支熾大乾隆中
六十八世孫傳德還至鄒嶧告於宗子纂述世譜符驗
昭契嘉慶三年天子臨雍實與陪祀俞詔選入大學令
其後丁口無算力役無徵道光三年六十九世孫繼魯
謀於諸孟協規率錢於新城縣西十五里史家鎮爲廟
以祀孟子越四十二年爲今上同治五年重復修治六
十八世孫前掌江南道監察御史禮部郎中孟傳金七
十世孫大挑知縣廣嶧鴻臚寺序班廣齡使之洞爲辭

以著其本末或曰先王之立宗法所以尊繫姓正昭穆別疏屬也戴記大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鄭君注曰別子謂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爲祖繼別子別子之世適也小記曰庶子不祭祖明其宗也鄭君注曰明其尊宗以爲本也儀禮曰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於尊者也魯作武宮春秋公羊傳譏其積世不毀今孟子之時祀有秩於太常奉祠之五經博士有籍於禮部孟子當爲百世不遷之祖職博士者尸之德寬德玉自爲

別子其世適祖之宜矣乃屬絶戚卑而躋大宗之祀非禮意也又考之家語曰衛將軍文子將立先君之廟於家使子羔訪於孔子孔子曰公廟設私家非古禮之所及夫孟子之祀國之典祀也牢俎鉶羹之物有數灌燎贊拜之儀有等若私祀之則未知主祀者之爵尊卑何如也祭用何禮羞用何牲饋而不腥則已媟備則已僭又非禮意也由前之說則拂宗法由後之說則非祀典然則孟廟之立於禮亦有說乎曰有春秋穀梁傳曰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此言有功德者之宜爲始祖也禮去墠曰鬼高圉親盡矣而周人祀焉禮諸

公有勳勞也蓋法施於民者有祀法而功德大盛者無絕義是故社祭鄉先生西學祀先賢瞽宗祭樂祖入學祭先聖先師此其事皆非一祧五祀之常而有得乎義協禮起之意且夫扒肺瓜環必有所薦老婦燔柴必有所報若孟子者其宜乎其不宜乎嗚呼無孔子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不明無孟子則孔子之道不尊至於今日朱翟之放蕩莊列之曼衍縱橫飛箝堅白名實之歧出其書雖存而誦習六經思與於先王之道者皆得別白而放黜之紅紫不亂朱䵷聲不奪雅韓氏所謂功不在禹下者此也然則天下之人家尸而戶祝之可

也況乎繼繼承承蟬嫣而嗣續者其又何說昔漢諸葛武侯之沒所在求爲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習隆向充表言亮德範遐邇勳蓋季世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陽使所親屬以時致祭從之今諸孟之爲此不其無戾於經訓而有徵於史事乎然則其禮宜奈何曰諸孟合族以祭大宗爲之主用薦其常事之義有爲大夫者用上牲有爲士者用下牲禮殺於兩丁而備於薦寢庶乎其得之矣廟南鄉爲堂三筵前有榮東西有序左右掖門各一繚垣高廣如制庖湢備焉嗚呼諸孟可謂好學尊祖者矣故爲說諸孟所以得祀孟子之義并詳規制歲月

而寫諸麗牲之石

范母余太宜人七十壽序

皇帝御極之元年壬戌舉會試吾師鶴生先生以中書舍人爲同考官得士鴻逵朝棟炳耀樹誠起鳳江士琨爾現儒林文鼎湘南等十一人明年癸亥舉恩榜會試吾師以宗人府主事復受命爲同考官得士子錫鐵祺太立耀光德昌鴻飛兆鵬鳳年仲篪薪傳之洞等十一人明年甲子吾師之母余太宜人年七十矣十月之吉吾師張宴合樂於京師私第爲太宜人壽鴻逵等亦得從賓客之後稀韝鞠跽奉觴而前壽太宜人或曰三代

以來其尊尙高年至矣考小戴記王制諸篇其於養老
之膳羞冠服若豆登之數縞元之別具列焉然優其禮
安其躬而已不聞有文辭近今數百年始有壽辰作爲
文字以致頌禱之事歸熙甫嘗以爲非古不足法而訾
之矣予能徵之於禮乎之洞進曰他壽則無矣爲母壽
有之案毛詩閟宮第七章曰魯侯燕喜令妻壽母鄭君
箋曰壽其母謂爲之祝慶也夫爲之祝云者從乎人之
辭也既已播之聲詩見采於宣聖是固爲壽而作文字
之所自昉歸氏之言無乃未達已乎竊惟宋歐陽文忠
公蘇文忠公並以道德文章萬流宗仰著稱於後世而

皆有賢母之教勖之殖學厲志而後能然毋教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師少稟太宜人教暨有聞譽通學令範論者咸謂宜居館閣顧以庶吉士改官士論惜之兩為同考官每得一卷握玩鉤擿常至再三若唯恐不得一當者壬戌會試得之洞卷閱薦被落師憤惋累日與人言輒稱道之洞常過其實及之洞於翁曾源榜成進士仍出師門下師乃大喜賦詩以紀其事如之洞誠錄錄不足言然而朝野士大夫不能不以此多師之能好士也師之改官也以書白太宜人請進止復書曰若為貧仕耶以官為利無論不可必得吾不願汝有此行也若欲

有所建樹顧此時汝之力恐不能勝一不稱職祇取辱耳京官固窮約可幸無過度能居居之不然計歸可矣師遂受教嗟夫當今士君子平日敦尙名節以出處廉恥自厲一旦仕宦或務膏腴或汲汲於進取於是人之義貿貿焉以此敗其所守者多矣若太宜人之言其視歐蘇之母相去果何如耶聞之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太宜人之自處如是其約也所以教子如是其廉貞也吾知垂裕之遠而福祿之未有艾也昔唐楊於陵自鎭入覲其子嗣復率門生迎之置酒新昌里第時人爲歌詩以美之然則愛敬其師而因以愛敬

其師之親古誼固然吾屬於師各有知己之義固宜體師孝養之誠以爲太宜人祈眉壽於無窮而況不才而被非常之遇如之洞者又烏容已於言也謹述太宜人所以教子致福之大端吾師娛親之道與夫吾屬祝釐之恉使得有辭於當世通經知禮之君子焉

貴陽府知府劉君墓碑

咸豐十一年太歲在辛酉冬十月七日中憲大夫獻縣劉君卒於家年五十一前十三日子肇墩殤還年癸亥八月十八日子肇均卒君遂無後十一月二十一日君妻汪淑人告哀於諸故人門生得金數十鎰乃奉其喪

孝肇均肇埈子婦李氏張氏康氏之喪葬諸獻縣東北六十里護持村某原越二年乙丑十月淑人痛君之無嗣而德操行治晻昧無傳也使肇均之妻之弟南皮張之洞爲辭以表其墓烏乎哀哉君諱書年字僊石直隸獻縣人也曾祖諱開泰舉人贈武功將軍祖諱文燦武進士官兗州鎮總兵官考諱廷楠進士官廣東嘉應直隸州知州署廉州府知府有名嘗降大盜張保㨂四眾數萬君年十五歲補縣學生二十七歲充拔貢生三十歲舉順天鄉試三十五歲以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嘗一充會試同考官浙江鄉試副考官道光

三十年京察一等詔以君為貴州貴陽府遺缺知府尋
補安順移知貴陽以防遏桐梓賊楊鳳功加道員銜以
平鎮甯賊曾三浪功賞花翎丁憂歸敘在貴州省會團
練城守功以道員記名簡用未除官卒君十歲喪父與
諸兄別居時惟有老屋兩間鐺條一鑊一紡具一梓杆
數事而已所生母黃太淑人鞠君及母弟逢年其年一
日或不再食君自十九歲以至成進士率教授州郡以
養一錢無所私斥賣妻服飾盡無怍容太淑人峻猛善
怒怒必長跪涕泣求解乃已或不得請終無少望自教
兩弟弟有過笞撻且怒且憐之已必謂妻曰今日大困

弟弟歸若爲我善餌視之其年以進士官翰林御史始終未嘗有佗師師君君狀皃皙瘠温温下人然内陗直胸有尺寸一不爲不義所撓交游觶貴其論人物及辨事是非厓岸斬絶其爲貴陽府有錢治治工交通官吏乾沒無算君囚治工令具疏姦贓狀曰後勿復爾貸汝不則斬汝或諷君若爾官益貧乏不可爲君曰劉某男子貧死終不自盜自後歲益官錢六百萬故事省會知府知縣不治獄訟輿馬稱娓候伺諸大吏接鑽營爲僚屬關說而已君晝了人事獨夕籠鐙露坐訟牒高數尺右操筆左繙牒讀之爲之句讀標誤或口或刷夜盡數

十百紙貴定舊縣民訟田游言陷人君命吏執栖止某逆旅中客來曰何故教人妄訟客不平命索其行李無左驗已竟得其訟牒槀草於承塵上乃摘顥服罪人吏駴歎以爲鬼神君曰吾鄉刺知某逆旅宿客健訟又舊縣人故妄意得之不足稱說也當是時貴州大亂賊且迫省會或告曰於四達之衢得賊密書約內應矣取視其書署檢封曰與曹大王某名君曰密書不稱王稱王詐也即遺失不必於通衢拘曹至乃賣絲人稚懦粥粥既果廉得其讐所爲亡幾何巡撫知縣某白優人王大與其黨二十八人斅匿道士觀內竊室謀變按驗無實

欲不坐巡撫謂必盡殲之執辯數十反巡撫大恚廷語
衆曰吾亦嘗爲首府矣未聞如劉某倔強者爭八十日
無可奈何斬王一人卒活二十七人前知安順洞夷煽
亂以恩信招降之洎代者至稍稍侵奪諸土司復反討
之不克揚言曰若劉君爲我知府乃不反耳大吏令君
往諭之召其酋立至旬日而定其遭母喪巡撫欲奪情
使人諭指以監司餌君君大怒叱其人去又數强之以
死爭乃聽罷貴陽仍留不遣命督團練城守事會亳賊
北犯迫近畿輔詔以大臣督團練命君爲佐召還直隸
乃得歸嘗曰兵未易言若共一郡領一道使所部綱條

悉蠲吏無貪墨妄吪興學雖陋劣當爲國家勉之然君去黔後黔益亂不可爲惟提督趙德昌樸勇善戰一省賴以喘息德昌者君知安順日所拔之市人使領其牙兵者也君自官黔中適會多事彌縫決裂以勞得疾稍卞急往往歐血嘗憤同官卑諂忍酷無人理一道及輒發怒仰首視屋梁作色歎咤當食擊匕箸有聲遂廢食復怒不已居喪哀毀過差葬母不百日遂不起君自少好學知名散館試擬揚子雲長楊賦　宣宗皇帝擢寘第一後益肆力於經史小學於書無所不讀手寫口誦至能諷乃已成進士出同考官今毅勇侯湘鄉曾公門

下最爲曾公愛重以學行相切劘所友善如河間苗夔
善化孫鼎臣貴筑黃彭年遵義鄭珍獨山莫友芝輩討
論學業長大不衰其在館閣典郡軍旅行役憂患疾苦
中未嘗一日去書晚尤好三禮之學其說經篤守本朝
諸大師益務爲詳密欲有所著述未就喜爲詩尤工長
短句類南宋能者所爲文章賦詩雜著各數十百首經
說數十條爲一卷藏於家妻歷城汪氏女子雝均拔貢
生有儁才知名志節魁磊年二十八歲卒女一適太谷
温宗瀚女孫一幼以其年子肇坦爲主後余獲交游於
君父子間皆甚善余然三年而三哭之一家三男子遂

無一存者六喪倮然無以葬惸嫠弱息無以生烏乎數十年以來余所見鄉先生其立身有本末而學行完粹如君者蓋無幾人然而家禍如君之酷則又舉世所希有也可哀也夫可哀也夫昔歐陽公有言惟善人必有後而託於文字者可以無窮今善人有後之說固已不然而又不得如歐陽者而託之而使鄙陋承乏其閒吾懼無窮者之亦未可必也君未有志狀之屬今敘次其官閥縣姓及行實可知者須後之傳鄉賢者有所取資故其辭繁而不殺銘曰

西京獻王購遺唱學此邦賢哲代有述作君鶱而跂遺

受窔豁經行修明敭於朝端韜韞珠璧以化南蠻南蠻赴化逃死翺翔君之去黔如室失宗利者多福君廉而劌流者撫迸君堅以緻熒熒寡妻翦其後昆靈龜款天三稱天言名德不滅獨匪子孫維爵有等論弗敢私孝友文貞君其尸之

滄州王君侶樵墓誌銘

畿輔自道光咸豐以來篤耆金石文字稱者三家一天津樊彬文卿貧老澹泊精力絕人蒐羅海內碑刻最富多乾嘉諸老不及見者會稽趙之謙刊行寰宇訪碑續錄什九皆樊所輯也一滄州葉圭綬子佩博精輿地之

學有所著述喜收藏金石拓本皆有考定晩自書名爲龜壽其癖如此一大興劉銓福子重家世好古多交通人園池幽勝藏弆之富都下無比即世所傳爲河間校官訪得河間獻王君子館甎者也繼三家之後者爲滄州王君侶樵君與葉子佩爲中表又與樊劉游故亦癖石墨見古刻必操氈蠟我縣南皮有後魏刁遵墓誌在北碑中爲第一然從來著錄無言其陰有文者君洗剔得之其書體芒鍛如新神采遒麗又勝其銘乃買其石以歸於滄南皮文人不平至貽書爭之又於州之王寺得魏滄州刺史王僧墓誌此外所訪得歷代造象題名

金銘石碣之屬甚夥遂集錄滄州金石爲書二卷以坿州志家世仕宦諸兄多以科目起家獨君性夷曠不樂仕進好尚絶俗然天性篤厚家不中貲而見義勇爲爲孤姪置產爲宗人置墓田撰族譜設義塾凡宗族戚鄰之貧困者癃老者廢疾者必周之嫠婦不能請旌者必貲之好友愛客尤厚於喪紀有山東東昌劉秀才客死於滄君營護歸其喪景州戈其迪博學以書名大興朱英以畫名兩人皆官山東知府相繼物故君時客濟甯以皆同鄉又皆文人多方經紀之滄州於咸豐三年被粵寇禍以城守尉拒戰知州罵賊故賊忿甚多屠戮君

輯滄城殉難錄四卷上之於朝又蒐訪國朝以來滄州詩人得一百一十八家爲滄州詩鈔十二卷續詩鈔四卷刊行之喜爲詩刊行者四卷詩不甚琱琢然沖和清眞稱其爲人卷中惟傷逝感舊之作爲多信所謂哀樂過人者矣君諱國均字佀樵曾祖諱潔以州同注選祖諱樞陝西布政司經歷署靖邊縣知縣漢中府同知考諱雲翔以布政司經歷注選君娶南皮辛氏生四子鍾毓鍾純鍾岱鍾正女子三人竝適士族孫男女十六人君卒於同治丁卯十月十七日年六十有八適有捻寇攢殯其柩越二十六年爲光緒壬辰將葬於州之張旂

屯西南二里予往識君京師鍾正浮海溯江來乞銘殆亦濡染家學深信金石文字之可以傳後與銘曰

其衷義士其禄豐容金薤琳琅富敵阡陌匪愛匪嫌自適其適徇君所好敬鑴密石山靈土公護此地莂

李室鹿宜人墓誌銘

有女兄適定興鹿氏女兄之女適吾姑母之孫景州李君汝釗汝釗又爲吾二兄之內姪其結婚也蓋吾兄爲之作合云汝釗以光緒五年與女甥成婚於廣東廉州府吾姊夫滋軒官舍俄得吾兄書及汝釗所撰女甥行略乞銘墓嗚女甥亡矣女甥八歲失母鞠於吾家及長

從其父官所通書算知禮義授其兩弟書滋軒以知縣累遷至今官四川布政使所涖皆有聲勤於其職不問家事會計令女甥司之家理以父病目持齋籲天目瘳又以父患癰下兼中饋瘠得疾甚困刲肱肉和藥以進病已既適人以未拜姑嫜爲疚數製衣履不遠數千里問遺焉勖夫必以大義夫姪流寓錢塘不能皆斥篋具助成之汝釗議敘湖北知縣欲變產爲貲女甥諫曰人言仕宦樂吾見吾父殊苦廉吏不可爲持此爲還鄉借隱計不亦多乎乃止汝釗爲市碧玉約臂襯之不愜屏弗御也汝釗嘗病女甥方娠侍疾勞苦過差及產舉一

子免身而亡時光緒六年九月二十五日也汝劍甚慟名子曰念慈以志悲焉女甥以咸豐五年正月十七日生於貴州興義府先大夫官舍時女兄偕滋軒歸甯會羣苗叛亂攻府城急滋軒偕吾兄弟援兵登陴從先大夫治城守城垂陷而全圍甫解而女甥生歷歷如昨日事也吾親見其生今又聞其亡吾女兄弟眾多卒夭亡無嗣獨適鹿氏者生女三其長新婦仲又繼之豈惟親黨之是悼吾儕仰二十餘年閒其於身世骨肉之感不能不黯然以傷心也銘曰

陽教陰教竝孝首闔門相莊若賓友廉於進取知所守

娥行其馨胡不壽皇皇朱芾庶昌後聿修厥德念爾母

附錄

纂修順天府志略例

第一　宜典核或摘要或總錄或類記或分正坿正一列坿夾注其必應依年編次者亦宜簡要不得徙事排比錄鈔類長編也

第二　宜徵實多考典少空文

第三　以地為主與土地稍遠者節從略京師門尤甚

第四　以官文書為据

第五　古事宜備今事有關土地人民者詳餘略

第六　各門統名曰志不立雜名用華陽國志臨安志例書成用元和郡縣志元豐九域志乾道淳祐咸湻志例標名曰光緒順天志

第七 圖表散歸各卷圖先表後

第八 引書憑古雅者若廣輿記之屬及明人陋書不以爲据

第九 引書用最初者不得但憑類書其無元書者不在此例

第十 羣書互異者宜考訂詳說夾注

第十一 一人一事兩地俱收者宜考證不得沿誤濫收

第十二 采用舊志及各書須覆檢所引元書

第十三 引書注明第幾卷

第十四 關涉兩門者互見分詳略用鄭夾漈通志例

第十五 徵引繁多者辨證者牽連旁及者多用夾注

用史通說公牘
繁而必錄者同

第十六　紀事須具首尾具年月

第十七　各子目須紀實不得但存一名如寺觀將仿洛陽伽藍記物產略仿南方草木狀之類舊志止列一名而已

第十八　典禮則例非專爲順天設者不錄如文廟祭器樂章之類

第十九　生存人姓名事實著述不錄奏疏公牘不在此例

第二十　文辭必宜古雅亦不可過於僻澀險怪

第二十一　文字有褒貶抑揚處須從衆議不得偏執

獨見

第二十二　國朝經制事例有空闕無從鉤考者本卷子目下注明止某年

第二十三　采訪日久不齊中多空闕者先纂成書續到日別爲補編附當卷後

第二十四　大例不改子目細例應改併增補者隨時酌議

第二十五　凡一目而事實繁重篇葉過多者分上下卷

第二十六　每卷標纂書人名於大題後書成照刊某縣

某人
纂

第二十七　全書俱頂格寫擡頭處一例平擡

右通例

第一　諭旨關修志者冠卷首此外詔旨宸章分隸各門書成奏聞時所奉之旨恭載卷首以勅撰書御集冠首奉旨分隸各類日下舊聞考宸章亦分見各門

第二　諭旨必稿係專爲順天者方敢恭載

第三　諭旨宜擇要恭錄不必全錄史館例諭旨不許改而許節纂書與則例義例有別不必徑類案牘

第四　京師門不宜過繁與宋咸淳臨安志不同彼因都城無專書今已有日下舊聞考嫌重鈔

第五　八旗事專載歸順天府管理者餘略已有八旗通志一列女訪冊間有駐防一例錄入窮嫠苦節易於漏略以待續修八旗通志采取並非自亂其例

第六　圓明清漪南苑之類歸苑囿坿行宮

第七　陵園在遵化易州境其名目處所亦宜坿見京師門坿見太廟下

第八　外國公署坿載京師衙署之後以著事變

第九　京師寺觀止載勅建者名勝附載

第十　宣武門內敕賜額天主堂載坿寺觀後餘教堂不錄

第十一　增方言一目用畿輔志雲南通志例

第十二　地圖府屬一總圖一縣一分圖

第十三　圖地理須用目驗實測聘通算學者為之（不得憑成書及約略揣度）

第十四　地理門止載碻關土地者餘別出

第十五　河渠立專門其地理門內山川止具大略（出何山入何水過地幾何如漢志式）

第十六　賦出於地役出於民故戶口物產先於賦稅前代舊制近日積弊均為詳采（不得僅紀建置年月處所）

第十七　故事非他門可隸今立專門（用咸淳臨安志紀事一門例瑣事立雜事一目隸之用禮記雜記例）

第十八　官師門多歸表少立專傳（立表以省傳）

第十九　人物以朝代爲次不分州縣

第二十　人物不分賢否理宜並載但以子目區別之史例與經制不同

第二十一　人物門昭忠鄉賢入祠者爲一表

第二十二　人物門賢者隸先賢一目不分孝義忠烈隱逸儒林文苑等目不賢而著聞已久者隸鑒誡一目無毀無譽者隸雜人一目用漢藝文志雜家例

第二十三　人物門君長此地如燕昭王之屬無可隸立封國一表虛封不載

第二十四　人物門流寓元以前通載明永樂以後止

載寓京城外及各州縣者

第二十五　人物門語語皆須据書采輯不增一字當句下注出典以免襃貶口實

第二十六　遼金元三史人名地名從乾隆敕改本仍注元本作某字

第二十七　藝文門每書撰一提要注明存佚未見未刊四等以時代爲次不分經史子集

第二十八　古今詩文有關考證者擇要分坿各門

第二十九　金石門金文止錄專爲本地鑄造及確係此地出土者石刻元以前全錄國朝止錄御碑

第三十　金石門以時代爲次注見存拓本存目二類各綴考釋如潛研堂金石跋尾式

第三十一　各門前爲小序一則

第三十二　最後爲略例一卷

記克復諒山事畧

光緒十年十二月法糾西貢夷客匪教匪萬餘大舉攻桂軍賊老營在船頭我軍防所谷松爲中路距諒百二十里蘇元春陳嘉十八營守之桂軍多湘軍少觀音橋爲西路距諒百三十五里楊玉科方友升諸軍九營守之桂多湘少軍里內接那陽爲東路距諒百八十里王德榜十營守

之湘軍餘淮軍鼎字五營桂軍龍字五營皆在諒魏綱鄂
軍八營在關內馬盛治桂軍三營防新街在西路之西
賊聲言分兩路一攻谷松一攻車里二十日全軍改向
谷松併攻桂軍壘戰守三日賊礮猛傷亡多二十二日
先鋒營陳嘉敗退蘇元春所部亦退總兵董履高率龍
字五營援之亦敗諸軍皆退至諒山復議進扼諒山前
三十五里之威坡廿八日法來攻復戰法稍卻總兵葉
家祥此人最劣衆論最不服所統淮軍鼎字五營先奔法專攻董
軍董履高中礮折足軍遂潰還諒是夜潘棄諒入鎮南
關二十九日諸軍皆潰入關糧餉器械喪失殆盡東西

兩軍相去遼闊調赴援一日之間號令屢改比至諒已失無可援十一年正月初九日法攻南關時楊玉科軍自西路觀音橋撤回玉科率所部拒戰猝中礮殞各軍星散蘇元春出隴窯襲敵不克法擾至幕府而還幕府在關內十里二十一日法焚關自退潘入關卽退幕府旋退憑祥在關內五十里又退海村海村在關內百里距龍州四十里又退龍州民大譁始乘船由水路返海村日駐岸夜駐船法旣入關各軍多潰逃無復隊伍淮軍大掠龍州商民遷徙一空管官乘亂攫餉還省電報局移至舟中轉運糧餉軍裝者皆中途奔回游勇水陸肆掠難民逃竄蔽江而下關內大震

沿江自南甯梧州潯州達於桂林省無不驚擾紛紛告急請兵南甯戒嚴先是西臬李秉衡於去臘廿一日抵龍州辦後路提督馮子材總兵王孝祺皆廣東規越之軍也先後亦至子材所部十營（廣軍）由欽出師時留八營劄東路思陵待由那陽入越僅率中軍兩營赴龍待械辦糧並募新軍孝祺軍八營（淮軍廣軍各半）因中途滋事遣兩營到龍募補兩軍裝械由水運上溯未到齊諒急孝祺赴援出關而軍已潰當龍州危殆之際桂軍並無一營幸李秉衡馮子材二人在龍秉衡素有清望鄯鎮不搖維持補苴撫慰將士力阻前敵潰軍子材最久任廣西

提督二次出關威惠素著得桂越人心眾情粗安馮因留一營鎮龍自帶一營赴關扼守收集潰勇時賊已萃中路乃調東路八營至南關王德榜軍亦自車里還紮關外由隘由隘在關外東路二三十里為入關歧路至正月底諸軍漸集時馮子材十八營陸續成創議於關內十里之關前隘築長牆掘濠拒守獨當中路前敵王孝祺營於馮軍之側法距諒後於文淵州前築礮臺據守文淵在關外中路二三十里分兵出扣波關外西路三十里攻九葑扣波之西北百五里欲攻奪高平省斷滇桂兩軍來往之路高平省一名牧馬距龍二百六十里在鎮南關西北繞出南關之背越人報馮廿七日馮遣營趨扣波蘇軍趨九葑

法至關軍已先在驚走遂逐法回文淵獲象一法悉長定知府曾某以爲誘已立殺其子馮言於潘撫召蘇元春回中路二月越官越民報馮法將以初八入關馮倡議先發出關擊賊初五日馮與孝祺軍夜襲文淵州賊憑山築壘三面施礮攻擊竟夜戰至初六日未刻破壘二我軍傷亡亦多軍疲乃還初七日法大股分三路攻關前隘馮營法謂客教越民皆與馮通以買法兵居前西貢鬼次之教匪客匪在後馮王兩軍皆殊死戰至申東嶺先鋒三壘爲法踞蘇軍援至復合力拒戰槍彈積地盈寸彼此死傷相當至夜未收隊初八晨復戰賊以

兩枝循東西嶺施開花大礮大隊犯中路益凶猛王孝祺當其右桂軍陳嘉蔣宗漢當其左馮蘇當其中約王德榜率軍自由隘在關外截其後懸重賞勵士賊礮聲震天山谷皆鳴四山大霧賊竟薄長牆或已越牆而入馮與蘇誓死決戰告於諸統領曰凡敗逃者不論何軍皆誅之於各隘設卡截殺逃者馮年已七十餘以帕裹首赤足草鞵持矛大呼躍出諸軍將領見馮如此俱感奮力戰孝祺以淮軍為龍州官民所詬病各軍皆輕侮之忿甚亦誓死孝祺馬中礮易騎復戰手刃退者數十人各軍肉薄衝擊復奪東嶺二三壘西嶺賊亦敗退關外

游勇越民千餘人聞馮親出戰皆自來助戰伺隙邀擊賊後隊為王德榜截擊斃法教百人奪其軍火餉銀馱馬無數賊被截槍礮彈盡遂大潰陣斬三畫二畫一畫數十級殲眞法兵千餘教匪客匪數百諸軍追至關外二十餘里而還初九日馮出關攻文淵州諸軍從之賊走以偽文淵知州通馮剖其腹而去遂攻諒十二日賊禦我軍於巴坪合擊敗之賊還諒分守諒城及對河之驅驢墟墟有王德榜所築壘甚固為潘撫昔日駐軍之所諸軍攻之王德榜王孝祺兩軍攻尤力士卒多傷孝祺部將潘瀛先登遂奪其壘十三日晨刻馮軍克復諒

山午刻諸軍俱入賊悉衆遁分軍追之山谷中搜獲法
兵甚多皆斬之十五日陳嘉王德榜追賊至谷松復有
斬獲擒三畫一是日馮前軍麥鳳標追賊至觀音橋并
復長慶府生擒五畫一斬一畫一馮前軍進拉木以攻
郎甲王孝祺軍進紫貴門關馮定議偕孝祺軍進規北
甯越地義民聞風響應越官黃廷經糾北甯等處義民
立忠義五大團建馮軍旗號自願挑漿飯作嚮導隨軍
助剿或分道進攻李揚材之弟在北甯城內與馮約俟
郎甲破郎內應馮遣人招河內客匪教民許以官賞皆
受命馮已定廿五日親率全軍攻郎甲分兵襲北甯而

法人請和停戰撤兵之旨到乃止廿九日馮前軍向攻郎甲壘堅未下擬次日再攻是夜前敵聞旨三月初一日馮軍停戰馮憤甚獨不願撤兵時岑軍亦同於初八日大捷於臨洮府廿三日復屢捷逼興化驅舟中賊入城西路沿江越官越民皆應岑唐景崧由牧馬進規太原越高太剿撫使梁俊秀率眾助剿游勇頭目梁正理等皆受撫太原民請官軍往願辦糧以待而和議已定三月二十日諸軍先後俱入關分屯關內洋人自入中國以來未有如此次之大敗者西電言法提督尼格里傷斃馮還龍州軍民香燈爆竹拜迎者三十里潘撫三

月初三日去官回籍軍民沿河追罵以甎石遙擊舟中
三十里

張文襄公全集卷二百十三終

衡陽江　楫校